



家庭會議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I 512.8V

653.2
4133/1

83-4

家庭會議

伊·瓦 西 連 柯 著
任 溶 譯
奧·蓋奧爾吉葉夫等畫

И. Василенко

СЕМЕЙНЫЙ СОВЕТ,
ДЕЛ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АЖНОСТИ

(Из «Огонек»)

封面上的圖是弗·烈歇特尼柯夫的名畫：
«又是一個兩分!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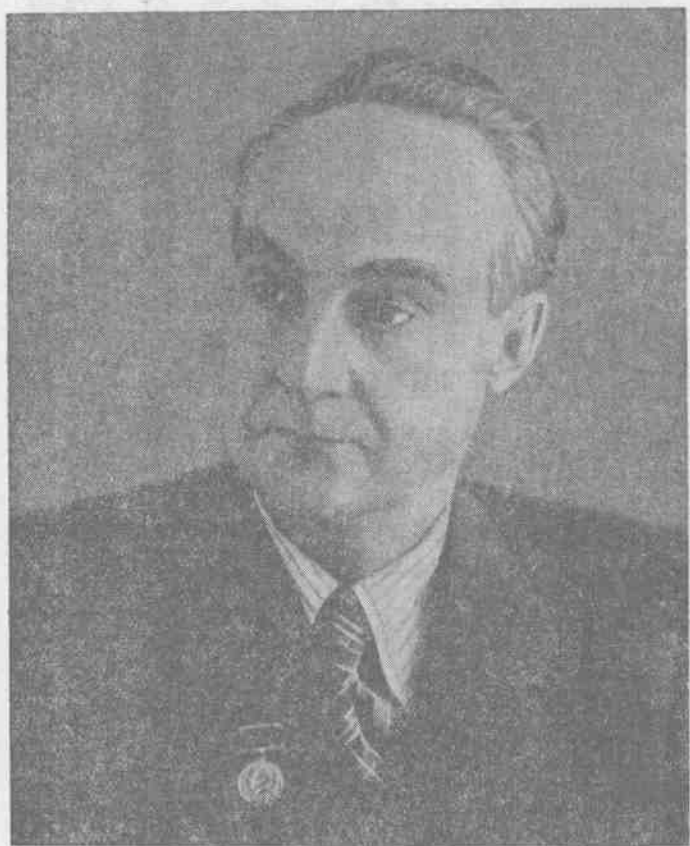
書號：譯 0033 28 開本 17 千字 定價 1,700 元

家庭會議 (中·高)

著者	伊·瓦西連柯
譯者	任溶溶
繪圖者	奧·蓋奧爾吉葉夫等
出版者	少年兒童出版社
	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
印刷者	新華印刷廠
總經售	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
	上海南京西路一號

1953年8月初版 1954年5月4版 印數22111—25130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證字號



伊·瓦西連柯

目錄

家庭會議.....一

國家大事一樣重要的事情.....一六

家庭會議

奧·蓋奧爾吉葉夫
恩·鮑利索娃 宣

十一月六日（註），就是學期的最後一天，回家最早的是米沙。在學校的晚會上，九年級學生預備演出拉夫烈烏夫的劇本裂縫，至於米沙的一級，八年級，預備演出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劇本樹林子。米沙在戲裏演阿爾卡第这个角色，這個角色米沙不頂熟，所以他現在走到爸爸的書房裏，站在一面鏡子前面熱心地練戲。

在米沙後面回家的是馬莎。馬莎是個十三歲的小姑娘，皮膚黑黑的，生有一對憂鬱的眼睛，舉動從容鎮靜——完全像她媽媽。她在書房門口站了一會兒，裏面傳來阿爾卡第爽朗的笑聲和扭扭捏捏的說話聲，她溫和地笑了笑，就走到廚房裏去了。廚房裏跟所有的屋子裏一樣，已經粉刷過，洗乾淨，收拾好預備過節了。馬莎把一鍋子湯放在爐子上，把一盆鴨子放進烤爐，再走到飯廳裏去擺桌子：媽媽是兒童醫院的看護長，今天要到五點鐘才回家——

（註）十一月七日是指偉大的十月革命紀念日，十一月六日是紀念日的前一天。

因為這個緣故，馬莎就代替媽媽做飯。

正門「蓬蓬蓬」地敲了三次。瓦尼雅總是這樣用拳頭搥門的。一家人當中，瓦尼雅最小，他去年才上學唸書。可是不知道什麼道理，今天他把門搥得特別響、特別急。不要是出了什麼事情吧？馬莎打開門，仔細地瞧瞧弟弟，弟弟把書丟在鏡子下面的架子上，把臉直湊到姐姐的臉上去（他眼睛近視得



厲害），用厚嘴唇低聲說：「姐姐，你知道嗎？彼嘉的分數單上，就要有一個兩分（註）了……」

「你說什麼！」馬莎同樣輕輕地叫了一聲，連眼睛也閉上了。「媽媽的心臟有……可是你打哪兒知道的？」

「我知道！我親耳聽見他的老師在走廊上對他說：『彼嘉，

（註）蘇聯學校記分用五分制，五分是最好的分數，兩分不及格。

你算術不用功——只好在你的分數單上批上一個兩分了。」

「算術！」馬莎更難過了。「這是一門基本功課！……這是怎麼搞的呀？唉呀，彼嘉呀彼嘉！……他在哪兒？」

「不知道……我對他說：『彼嘉，咱們回家吧。』他對我說：『現在用不着回家。我現在可以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了；反正我是一個得兩分的學生。』」

「你怎麼讓他留下來呢？！他心裏一橫，會闖禍的……」

「我沒讓他留下，我說：『你先去吃飯吧。』他對我說：『嗯，飯我是要吃的。就是你回家別提兩分的事。』於是他到衣帽室裏去了。我就趕快回家……」

馬莎回到飯廳，站着想了一下，接着堅決地在門外叫：「米沙，你出來！米沙，你聽見沒有？就冷場五分鐘吧。現在出了一件大事了！……」

「什麼冷場？」米沙站在門坎上，用低嗓子問她。他個子小，瘦瘦的（像爸爸），爲了加強自己在弟弟妹妹之間的大哥的威信，他有時用最低的調門說話。「劇本裏的動作說明上沒什麼冷場啊。是你瞎想出來的。」

「噀，我不是說那個！……彼嘉得兩分了。這兩分要寫在分數單上，可

是媽媽的心臟有……」

米沙疑惑地瞧瞧妹妹：「這是怎麼搞的？」

「不知道……你快想想辦法吧……」

「我能想出什麼辦法呀？何況我也沒工夫想。我要演阿爾卡第吶。」

「阿爾卡第不是活人，是戲裏的，可是彼嘉呢——是弟弟。」

「弟弟……還得抱他，還得餵他吃吶？哪一門功課得兩分？」

「算術。」

「好一個木頭人！數學現在是一切的基礎。沒有數學就等於沒有手。誰不懂數學就……」

「你說出個辦法來吧！」

米沙皺皺眉頭：「一下子難道說得出辦法來嗎？何況空着肚子……」

「彼嘉一到，咱們就坐下來吃飯。可是你想啊。」

「你想啊……」米沙嘟囔了一聲，朝鏡子轉過臉去，又用響亮的嗓子背起台詞來了：「『根那箕，妙極了！唉，妙極了！只要你知道我多麼愛安樂啊。』」

過了半個鐘頭，四個人都在桌子旁邊坐下來喝湯。十歲的彼嘉很像米沙，他有時把眼睛打盆子上抬起來，偷偷地瞧瞧姐姐和大哥，看瓦尼雅洩漏了秘密沒有？大家的臉多麼板訥。

接着吃鴨子，接着收拾桌子，洗碗碟，都是靜悄悄地做的。

彼嘉忍不住了。

「所有的街道上通是旗子，」他說着又瞧了米沙。「市蘇維埃上面有顆星星。大——大的！」

「不錯，」馬莎用傷心的責備口氣回答着，把桌布重新鋪在桌子上，「大家都過節，就是咱們……」

「洩漏了！」彼嘉拿定主意。他坐在椅子上，低下了眼睛，覺得只有死路一條了。

「用不着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呀！」米沙對瓦尼雅生氣地說。「坐下吧。你也是的，馬莎。得討論一下。」

四個人又在桌子旁邊坐下來。

「好，大英雄，你來解釋一下吧：你是怎麼搞的？」

「什麼？」彼嘉打算裝糊塗。

「誰在分數單上掙了個兩分吶？」

彼嘉嚥了口氣，不回答。

「用不着這樣，」馬莎插進來說。「他恐怕比我們還難過吶。應該平平靜靜，一五一十地說出來。彼嘉，這是怎麼搞的？你說吧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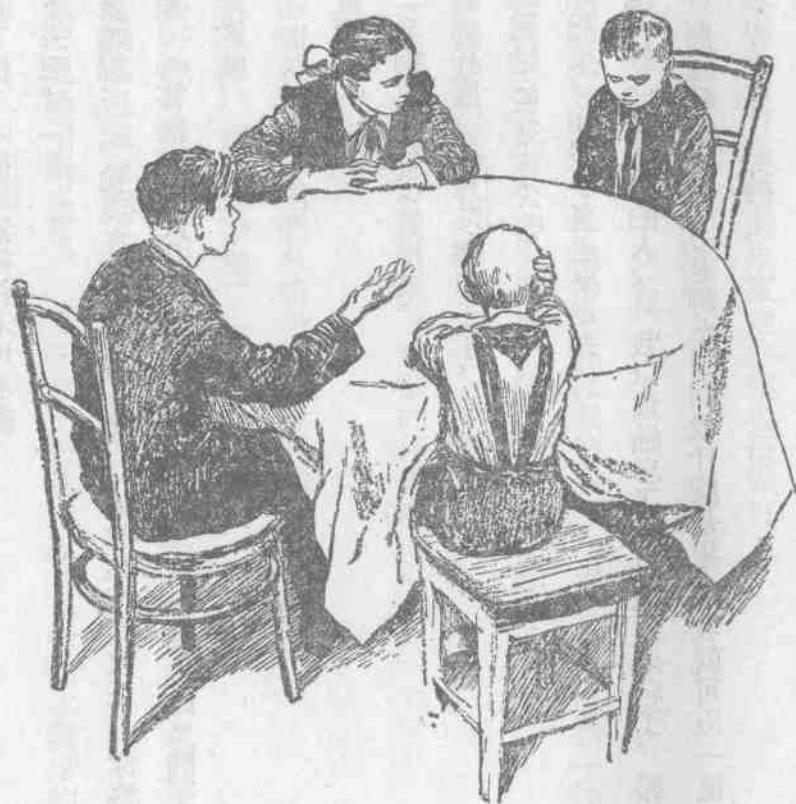
彼嘉抬起潤濕的眼睛。

他說：「嗯，怎麼搞的！……老師她問：『彼嘉，減數等於什麼？』……」

「什麼減數？」米沙不明白。「習題裏的是不是？」

「不！就是減數等於什麼。我說：『減數等於被減數加……』嗯，我記不起來怎麼說了，總之是沒答對。她對我說：『你想想吧。』我想了想，又沒答對。她又說：『你想想吧。』可是這時候怎麼想法呢，所有的人都瞧着，等着，先卡那傢伙又裝鬼臉……」

「這是說你不懂，」米沙很兇地說。「如果你懂，就是全校同學看着你，全世界的人看着你，你也回答得出來！」



「我是不懂，」彼嘉無精打采地承認。

「說下去吧。」

「於是她說：『我現在不打什麼分數，給你點時間改正。你答應改正嗎？』我說：『答應。』於是她減數沒問下去了。可是前天她又問了。」

「問減數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怎麼樣？」

「嗯，我啊……又沒答出來。」

「這是為什麼？」馬莎攤開了手。

「我以爲她忘了……」

米沙站起來，在屋子裏走來走去。

「瞧他，好一個懂事的人！『我以爲她忘了』！她如果忘了，那就不用着學習了？照這樣說，比方老師忘了問我什麼是象，我就可以一直到頭髮白，也不知道象是什麼鳥了？」

「鳥——嗎？」瓦尼雅摸不着頭腦。「象難道是鳥嗎？」

「哼，這樣說說吧了……說下去吧！」

接下來弄明白，彼嘉原來家庭作業也沒做好。

「這又是爲什麼呢？」馬莎又問。

彼嘉嘆了一口長氣，不回答。

「問題複雜起來了，」米沙意味深長地說。「得把情況分析一下。首先咱們要弄明白，有沒有公務太繁重的情況。你在中隊裏是什麼？」

「是中隊委員會委員。」

「這一點我們知道。還有呢？有別的任務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這方面沒問題。咱們分析下去。你跟誰好？」

「跟瓦里雅。你也認識他。」

「一個好極了的孩子。這方面沒問題。那麼是什麼事呢？也許你唸了很多書吧？這種事也是有的。」

「不錯，他唸了很多書，」馬莎接上去肯定說。「你那本挺厚的是什麼書？書呢？」

「彼嘉把頭垂得更低，不清不楚地嘟囔了一聲什麼。」

「什麼？」米沙和馬莎異口同聲地問他。「說響點！」

「彼嘉嘆了口氣，抬起頭來：『老師拿去了。』」

「原來是這麼回事！」米沙得勝地嘆了一聲。「同志，原來上課還看書……好極了！」

「入迷啦，」馬莎寬宏大量地說。「不錯，這種事也是有的。我一班裏有一個女生——也是一個好學生——她書唸得很多很多，結果地理全沒聽到。現在她要追上去。彼嘉也會追上的。現在主要是媽媽的心臟……」

「爲什麼這是主要的？」米沙聳聳肩膀。「你老是這種道理。哼，你想吧：如果這是主要的，那麼媽媽的心臟如果沒毛病，唸書就可以得兩分了？全不是這麼回事！事情在於光榮，你明白嗎？我這個做大哥的，所有的基本課目都得五分……」

「等一等，俄文你得四分，」馬莎提醒他。

「不錯，得四分，可是下學期會得五分的，這一點我可以保證。再說姐姐是門門功課得滿分的優等生，小弟弟也是個優等生。主要的，爸爸是個有

名的先進工作法創造者，是全廠的驕傲；他如果知道這件事情，他該多麼不高興啊，啊？」

「原來如此，」馬莎諷刺他說。「只有你的道理對！如果主要因為爸爸是有名的先進工作法創造者，那麼沒名氣的人，他們的孩子就可以唸書得兩分了？」

「我沒這麼說……相反的，你把跟你說話的人弄糊塗了。主要的是好好學習，——這才是主要的！如果小彼嘉不知道減數等於什麼，咱們比方說吧，他將要成爲一個怎麼樣的建築師呢？再說吧，彼嘉，你怎麼會不知道這問題呀？這是很簡單的。咱們假定桌子上有四個蘋果吧。瓦尼雅吃了一個。剩下幾個？三個。這就是說，四是被減數，一是減數，三是差數。減數等於什麼呢？如果把瓦尼雅吃了的蘋果加到差數上去……」

「加上去？」瓦尼雅又驚奇了。「我把它吃了，還怎麼加呀？」

「理論上是這麼說。別插嘴。好！就算不是加上去，是拿掉吧。如果從四裏拿掉三，那麼剩下一。就是這樣，減數等於被減數減差數，明白嗎？馬莎以後會給你解釋的：她是未來的教師。現在你說吧，明天你怎麼去

遊行呢？怎麼去遊行啊，啊？」

彼嘉眨眨眼睛，猶豫地說：「像大家那樣：右，左，右，左……」

「第一，不是右，左，而是左，右。永遠得從左腳開步，要不然你就把全隊人絆倒了。第二，我不是問你腳步，而是問你臉。你有什麼臉走過檢閱台呢？爸爸說不定也站在檢閱台上啊！嗯，你替他想想吧，你就當你自己是爸爸，你有四個孩子……你想像得出來嗎？」

「想像不出來，」彼嘉愁悶地說。

「嗯……我們就假定，這件事情你的確很難想像……那麼怎樣感動你好呢？我現在還要唸熟我的角色啊……爲什麼派給我這個阿爾卡第呢？我演根那箕要好多了！」米沙把手掌放在胸前，用低嗓子背台詞：「『我的感覺和說話都跟席勒（註）的一樣，可是你的呢——跟惡訟師的一樣！好，夠了！走吧，阿爾卡第……』」他輪流瞧瞧每一個人。「很好，對嗎？」

「對！」彼嘉連忙答應，暗喜大家好像開始放鬆他了。

（註）席勒是德國一位大詩人、大劇作家。